

“但愿从今后 你我永不忘……”

——追记近 2000 首外国歌曲歌词译配者薛范

本报记者华迪、许晓青、任瑞恩

音乐最神奇的魅力之一在于——当一段旋律响起，人们的记忆会自动关联到一些人、一些事、一段过往，抑或是无尽的未知。翻译家薛范的传奇一生，奇迹般地创造了这样一组关联——从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首个中文译配版，到近 2000 首风格各异的外国歌曲，如《草帽歌》《雪绒花》《红河谷》《鸽子》……薛范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“音乐之窗”。

从音乐到文学，从世界到中国，再到世界……他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“音乐之窗”。

2022 年 9 月 2 日晚，薛范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，享年 88 岁。噩耗传来，人们情不自禁追忆这位歌曲译配大师。

即便是“丑老鸭”，也要叫出自己的声音

坐在轮椅上，卧在床上，行进在街头，薛范对应着简谱，把美妙的歌曲化成简单易懂、便于传唱的中文版歌词

中国人爱听爱唱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，译配歌词的是薛范，而且他是一名残障人士。

薛范的一生，充满了苦难与传奇。人们用勤勉、睿智、自强不息、持之以恒来形容他，甚至还有人称他是“中国的保尔·柯察金”。

1934 年 9 月，薛范出生于上海，早年罹患小儿麻痹症，留下挥之不去的腿疾。尽管终身与轮椅、拐杖为伴，他却勇于掌控自己的“生命之舟”。20 世纪 50 年代初，他和许多普通中国人一样，沉浸在苏联小说、电影和歌曲中，沸腾的生活和燃烧的激情在薛范心中产生了强烈共鸣。

对歌曲进行译配，对应着简谱，把美妙的歌曲化成简单易懂、便于传唱的中文版歌词，何乐而不为？坐在轮椅上，卧在床上，行进在街头，向往火红青春的薛范认为，这是一条值得为之奋斗、坚守的路。

薛范说：“‘丑小鸭’怎么可能变成‘白天鹅’呢，‘丑小鸭’长大了只会变成‘丑老鸭’，老实说，我说我是‘丑老鸭’，但是，我也要叫出自己的声音。”2021 年 5 月，他在上海家中向记者回忆起自己的青少年时代。

他一生精通多门外语，曾进修过俄语，后来又自学英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、意大利语、日语等。1953 年，薛范翻译的第一首外国歌曲《和平战士之歌》在《广播歌选》杂志发表。1957 年，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首个中文译配版问世，那一年薛范 23 岁。

薛范个人译配生涯的开端，主要是与广播结缘，通过收听广播课程学习外语，译配完成后，歌曲又通过广播电台在全国传唱。他每日伏案孜孜不倦，还设法自学了当时大学中文系的课程，并广泛阅读了我国已经翻译出版的各种外国诗集，从中汲取文学养分。

葛亮

大约在 20 年前，我回到家乡南京，路过夫子庙贡院街上的百年老号“奇芳阁”。略显陈旧的门楼，飘摇彩招，下方却是巨大的金黄色“M”——由于经营不善，食肆的一楼被租让出去，成为麦当劳的门店。这一“后现代”场景，至今想来仍觉撞击。好在若干年后，老字号实现了“逆袭”，装修一新，恢复了原有体面。

这一过程，无疑是全球化经济消长以及文化博弈的隐喻。沉淀多年后，仍然记得当初构建这一隐喻的载体——食物——国际连锁快餐与孤绝的饮食传统。无可否认，这一场景构成了我撰写长篇小说处女作《朱雀》的缘由之一。来自苏格兰的华裔青年许廷迈，被少女程因引领入金陵古城，是在一个叫作“西市”的地方，那里有“秦淮八绝”。一碗鸭血粉丝汤，调动了游子的味蕾，也终于联结了与其原乡的文化根系。大约这便是学者张光直先生所说：到达一个文化的核心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它的胃。其中包含了文化间的试探与吸纳，亦包含对记忆的唤醒。中国人对地缘的概念，是绕不开食物的。一方水土一方人，其中已包含食物对空间的定义。《北鸢》的卢家睦异地商贾，灾年施济发放家乡食物“炉面”，是德行，亦是不忘其本，实质是出于对“血缘”与“地缘”念兹在兹的情结。这其中所包含的，是食物对时空的穿透。而今，《燕食记》是一部以“食”为题的小说，其意便在这穿透：以一对厨人师徒的经历，穿透岭南漫卷的近现代史；也以一间老字号由粤至港的发展历程，穿透地域、人心世相的变迁。

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第一章，有关食物的陈述漫长、绵延，与时间相关。“突然，往事浮现在我的眼前。这味道，就是马德莱娜小蛋糕的味道。”感性而丰腴，是此后幽漫的记忆大厦的阶梯。美食可以定格日常，亦定格历史。

从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首个中文译配版，到近 2000 首风格各异的外国歌曲，如《草帽歌》《雪绒花》《红河谷》《鸽子》……薛范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“音乐之窗”。

他那精湛的译配技艺，源自对不同民族、不同文化的尊重，同时又充满了文化自信。他个人付出的努力，也是对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一种音乐诠释

类外国诗集，从中汲取文学养分。

万事开头难，薛范选择了歌曲译配，一生没有放下。

一生译配发表近 2000 首外国歌曲

他戴着略显沉重的黑框眼镜、穿着蓝色粗布工装，废寝忘食，把整个自己深“埋”在作品的“海洋”里

薛范说，音乐是他生命的一部分，就像吃饭睡觉一样。

据中国翻译协会初步统计，他一生译配发表了近 2000 首外国歌曲，其中俄语歌曲 800 多首，欧美、拉美及亚非等地其他语种歌曲千余首，影响了几代中国人。

走进薛范的家，眼前可以用“书山书海”来形容，他端坐在电脑前，四周摆满了各种印刷品和手稿，包括不同时期不同语种的书籍、杂志、报纸、乐谱、唱片……所有这些包围着他那略显瘦弱的身躯。

20 世纪 90 年代，多家媒体登门拜访薛范，彼时他已是赫赫有名的翻译家了。不过，记者看到、拍到的他，完全没有“光环”。他戴着略显沉重的黑框眼镜、穿着蓝色粗布工装，废寝忘食，把整个自己深“埋”在作品的“海洋”里。

2021 年初夏的一天，已是午后两三点，当记者如约登门拜访薛老时，碰上他尚未用完午餐，桌上略显凌乱。显然，对薛范而言，这又是“忙过了头”的一天。他面对记者好奇的目光，快速收拾好桌子，一转身又再度投入到对歌曲译配事业的回顾与展望中。

歌曲译配与普通翻译到底有哪些区别？薛范用了近 70 年去研究，去发现，并且为后人总结了一套外语歌曲如何译配中文版的教科书级

百家谭

史。在作了大量案头与田野考察之后，我将《燕食记》与一座茶楼的过往相联。这是岭南最为温暖的日常空间，有关这部小说的记忆，一定带着南粤点心与氤氲的茶香。香港最古老的茶楼叫杏花楼，孙中山等人就是在这茶楼包间里草拟广州进攻方略及对外宣言的，并确认起义成功后成立共和国政府。在这茶香中，我意识到一些重要的时刻被定义。饮食空间的流转与历史的推进所交汇，成全日常与时代的同奏共梵，甚而被相互见证。审视史传传统的渊源，久远如“鸿门宴”，区区三字，已包含食物、地点与时间的交缠，更指向人性与政治的博弈。《燕食记》中向太史说：“当年我和兄长，同师从追随康南海，同年中学，同具名公车上书，但命运殊异。我和他吃的最后一餐饭，只一道菜，就是这菊花鲈鱼羹。只一壶酒，是他从晋中带来的汾酒。”个人记忆与家国记忆的纠缠，凝结于味觉，可说是一种化繁为简，也是一种可被当下复刻的文化密码。而这种密码也因其日常与平朴，便呈现出“大国”与“小鲜”之间的辩证。从“庙堂”至“民间”，一如小说之源，犹似田稗，不涉大雅，却生命力旺盛。以食物喻时代，也是由日常立场看历史兴颓，林林总总，万法归宗于民间。写《燕食记》，考察时代，亦发掘民间。那是一个又一个砾实的瞬间，下面埋藏着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内核。如新年时的黄沙大观，“大显”寄托岭南经世致用的价值观；清明前后的产于乡间的“礼云子”，则以《论语》映照中国人

人文漫笔



▲ 1997 年 3 月，薛范在上海的家中。

方法。

他说，外国歌曲的中文译配，就是要把歌词与音乐配起来，这是难点所在。在外国歌曲中，词汇的音节发音(落在谱子上)大多是通过轻重或重音来体现，一般重音必定要落在音乐的强拍上；中文一般不分轻重音，而且汉语普通话有四个声调，但大部分外语没有四声之分。普通的翻译，如果只追求意思准确，而不考虑与旋律和节拍的恰当配合，往往无法达到精准的歌词表达效果，这就是译配工作需要去攻克的难题。

他曾举例，有的歌词上下文出现了“我的马”和“我妈妈”，但是因为沒有与音乐适配，很可能在用中文演唱时“妈”“马”不分，出现跨文化的误唱和误读。

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之所以在中国广为传唱，也恰是薛范巧妙地处理好了歌词表达中与音乐的适配关系。这样才有了经典唱句“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，月儿寻找着梦境，留下孤独笑影”等精彩词句。

据《英语世界》杂志统计，20 年间薛范累计向《英语世界》读者译介了 150 余首英文歌曲。

在薛范人生的最后十年，上海音乐出版社为其整理出版了《薛范 60 年翻译歌曲选》《薛范 60 年音乐文论选》系列著作，将薛范精益求精的译配技艺系统性地保存下来，流传下去。

历史的味蕾

《燕食记》创作谈

的庄雅与体面。因为关乎节气，这些时刻稍纵即逝。如学者李敬泽先生所言：“这盛大人间中，舌上之味、耳边之声，最易消散，最难留住，也最具根性，最堪安居。”其根性来自于对传统的衔接、世代的传递。因为共同的感性体验，以之为传统实现与理性的附丽，唤醒共通的民族基因，也构成了另一种穿越国族的想象的共同体。

当然，在这漫长的传递中，势必要经历变革的考验。中国人是不畏变革的，“变则通，通则久”。“变”与“常”，互为前提与目的。这一点，我曾借《北鸢》中昭如之口说出“中国人的那些道理，都在这里头了”。善待变，成就了许多的美食。只一个豆腐，毛豆腐、臭豆腐、豆腐乳一源而百变。由此，《北鸢》里写科举废除仕途无从后，知识分子的转型。设帐教学有之、擲笔从戎有之、投身商贾有之。而《燕食记》中的向太史出于钟鼎之家，于家国大义，作为逊清翰林看清了时代进步的走向，毅然支持民主革命，立起广州共和的大旗，而后又与子侄共襄抗日大计，是为勇。于个人事业，身离宦海，担任烟草公司的总代理，开设现代化农场，是识时。“读书为重，次即农桑，取之有道，工贾何妨”，这是家训，亦象征岭南文化经世致用、海纳百川之气象。而其交游亦不拘一格，任侠豪爽。中国菜系分呈，而因“天下所有食货，粤地几尽有之”，粤菜亦天然具



新华社发(祖忠人摄)

单是《薛范 60 年音乐文论选》就有超过百万字，主要包括：歌曲史话、歌曲与翻译、歌曲与交响乐、歌曲与人物、歌曲与电影、歌曲掌故、歌曲与文荟。读者发现薛范是真正的“音乐多面手”，其研究领域除了译配各种歌曲，同时还涉猎交响乐、歌剧、音乐剧和作曲技法等众多领域。

毕其一生架起跨文化的音乐之桥

他那略微佝偻的身躯、随时准备敲击键盘的手指，仿佛正在诉说“我要继续下去，我要再字斟句酌一下”

薛范的精神世界，属于中国，也属于全世界。从老人引以为豪的一份经典译介歌单可见一斑：《回忆》(英国)、《玫瑰人生》(法国)、《鸽子》(西班牙)、《莉莉·玛琳》(德国)、《道别》(意大利)、《你鼓励我》(挪威和爱尔兰)、《啤酒桶波尔卡》(捷克)、《多瑙河之波》(罗马尼亚)、《雪绒花》(美国)、《红河谷》(加拿大)、《生活之路》(巴西)、《草帽歌》(日本)，等等。

在音乐界，关于薛范还有这样一段佳话。其实，直到 2007 年，他才首次到访俄罗斯。年逾古稀的他第一次实地感受了“莫斯科郊外的晚上”。此外，他还见到了老朋友、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利科娃等。

“薛范使我们的许多歌曲在中国大地上获得了‘生命’。这些歌曲，今天在中国不仅满头银发的老战士们在唱，还有许多年轻人在唱。”库利科娃曾在《我的朋友薛范》一文中这样写道。

2012 年来华执导音乐剧《猫》首个中文版的英国音乐剧导演乔·安·罗宾逊，对薛范译配的歌曲《回忆》中文版评价很高。她认

为：“中国的译者和全体工作人员都很棒，他们尽一切可能原汁原味地还原了《猫》的精髓。”

而今薛老驾鹤，一些网友也为之感伤，有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说：“薛范是好样的，这样的人永远值得纪念。”“他懂得如何将歌词翻译的意境与旋律巧妙地结合，他的离开令人惋惜。”英国网友 JD 说：“他是永远的大师。”澳大利亚网友 Dean.H 留言：“音乐无国界，他创造了奇迹！愿翻译家一路走好。”俄罗斯官方通讯社塔斯社也报道了薛范去世的消息，新闻引述的观点认为“他的译作曾经并继续为两国人文交流发挥着重要作用”。

改革开放后，薛范热衷于组织和参加各种中外友好音乐交流活动，在音乐厅、在排练场，甚至在公园里，他与音乐同行及爱好者一道切磋，心灵沟通的时刻，他笑得最灿烂。

细心的音乐爱好者还发现，其实薛范一生横跨翻译、音乐、文学三界。他不仅译配歌曲，还翻译了一批外国诗歌。一张照片记录下 2020 年 12 月的一天，已是华发满头的薛范，在家中操作电脑，屏幕上显示，他正在校译一篇关于“母亲”的外文诗。尽管是背对着摄影镜头，人们看不到他的表情，但他那略微佝偻的身躯，随时准备敲击键盘的手指，仿佛正在诉说“我要继续下去，我要再字斟句酌一下”。

在他去世前，他还在与上海音乐出版社接洽，准备整理出版个人不同时期译配的合唱曲集。不过，这个心愿只能留给后人去完成了。

走到生命尽头的他，不仅希望出版更多曲集，举办更多音乐会，还留下了未及排演的一部中文原创音乐剧。剧本封面上赫然写着“原创编剧：薛范”的字样。这部名叫《在歌声中走向未来》的音乐剧，准备采用不同时期朗朗上口的老歌串起完整故事。用薛范自己的话说，是聚焦不同时期的人民，他们创造了历史。

毕其一生，薛范架起了跨文化的音乐之桥。他多次获得褒奖，包括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“资深翻译家”荣誉称号和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。

他生前曾留下这样一句充满感情的预言：“只要人类存在一天，那些激励我们追求崇高理想，追求美好生活的歌曲，将永远伴我们同行。”

音乐领域专家认为，他那精湛的译配技艺，源自对不同民族、不同文化的尊重，同时又充满了文化自信。他个人付出的努力，其实也是对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一种音乐诠释。

乐迷这样评价他，追念他——

“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，他用音乐传播知识与爱！”

“他用他的勤勉、睿智、自强不息，凝结成中外友好的情感‘基因’……”

“天上的音乐，没有休止符，薛范先生一路走好！”

(记者车云龙对本文亦有贡献)

“隐逸”，作为昔日的洪门魁首，反清落幕隐于民间，如渐凉的陈皮红豆沙封印手艺；其三是五举的“隐忍”，在时代迭转和个人命运的落潮中，将“十八行”退守于城市边缘的工业区。他们或是韬光，或是养晦，于时间有如珠蚌之约。

更可推演的是以隐而变，乃至两者的辩证。《燕食记》中年轻的荣师傅发现了成就莲蓉月饼的秘诀，在于放盐。庖界行尊韩世江总结道：“盐是百味之宗，又能调百味之鲜。莲蓉是甜的，我们便总想着，要将这甜，再往高处托上几分。却时常忘了万物有序，相左者才能相生。好比是人，再锦上添花，不算是真的好。经过了对手，将你挡一挡，斗一斗，倒斗出了意想不到的好来。盐就是这个对手，斗完了你，成全了你的好，将这好味道吊出来。它便藏了起来，隐而不见。”其如微末，又居功至伟，推波助澜，可造就历史大势。由此可见的，是有关时代的行藏之术。在小说中，笔者重点写到了叫“音姑姑”的人。1940 年代，岭南抗日之声愈炽，便有人借之为号令，游刃集结民间各种力量。抗敌，则胶结凝聚，如万千蚍蜉共撼树；获胜，则如蚁而散，各归其巢。不囿于团体、政见，只以任务为要。其中的枢纽人士，被称为“音线”。其音希声，难觅踪迹。由此可见，共成抗战伟业的大前提下，广东民间海纳百川，聚散有序，如“东江纵队”的发檀与成就可视为典型。而音姑姑等“音线”如盐的隐现，恰成为以微而知著的关键。

大象无形，味的辩证形同此理。最美的勾勒，一如李凤公教画，白宣一张，倏忽可见雪地银驹。饮食可见隐现之道，虽稍纵即逝，却如一瞥惊鸿。韩世忠师傅在月饼中的隐藏，是家国情怀的深沉。当被公布于世的那一瞬，宏宏于天日，造就的是个人的高义，更是历史的高光。